

规范公务接待也是为基层减负

公务接待，基层负重？近日，有媒体曝光基层干部的公务接待之“苦”，引发社会强烈关注。比如，西南地区某县政府直属部门2023年国内公务接待超300批次、3600余人次，公务接待总费用30万元左右。若一年按照250个工作日来计算，平均每个工作日需接待1次以上、平均每次的接待费用1000余元。

公务接待无小事。近年来，各级党政机关积极转变职能，加强对内对外交流，深入基层开展调研，跨地区、跨级别、跨部门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，公务接待随之呈现要求高、任务重、数量多等新特点新变化。在此背景下，不少基层迎

关注

City 不 City

出自一名来中国旅游的外国视频博主，他总用魔性语调问妹妹“city not city”，比如：

串 烧

『限制投屏』限制了谁

一年前，一名七年“老粉”因被限制投屏，将某视频平台告上法院。近日，经法院判定，原告在2025年7月15日前享有720P以及1080P的高清投屏权益，该平台补偿原告41天的黄金会员VIP时长。

这一小小的胜利，虽不能说大快人心，但至少为广大用户讨了一回公道。事实上，在这起看似不起眼的消费纠纷背后，无数用户有着相似的困扰。普通用户不能使用投屏功能，甚至会员的投屏功能都被限制，若想享受全部权益，必须再升级成“会员中的会员”，平台未免“吃相难看”。据悉，该平台被告上法庭后，在舆论压力下已恢复了相应会员应有的投屏权益。为何非要等到被“老粉”送上法庭、用户集体声讨后才肯“自降身位”？答案无非一个“利”字。但收费加码的结局，就是把回头客气走、路人缘败光，平台无疑是捡了芝麻、丢了西瓜。

虽说相比维权所花的时间、精力等成本，该用户获得的补偿微不足道，但这样的判决无疑是消费者积极维护合法权益的肯定。更值得追问的是，若平台总是见缝插针、念歪生意经，岂能只靠消费者天天跑法院？一个案例总有终点，但这或许也是整顿平台服务的起点。

检成为基层干部“不能承受的工作之重”。由此看，公务接待不可“全盘否定”，亦不能“源源不绝”，必须把握适度原则。

再则，公务接待不仅事关公务活动有序开展，更事关党政机关的良好形象。近年来，党中央坚持不懈推进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彻落实，取得了一系列新成绩新突破。然而，“大吃大喝”问题虽明显减少，但“小吃小喝”等违规问题仍时有发生……由此看，公务接待应少讲些“牌面”、多赢得“脸面”，必须把握节俭原则。

无规矩不成方圆，无制度不成体系。从中央出台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》，到同年印发《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

管理规定》，公务接待逐渐有了清晰的纪律“红线”，并逐步走上规范化、制度化的轨道。此后，各地陆续结合实际情况创新机制推动源头治理。比如，浙江衢州依托“浙政钉”平台开发“公务餐”应用，打通市县乡三级534家机关食堂，干部开展公务活动后一律在单位食堂扫码就餐。再比如，湖南郴州推行党政机关食堂“一卡通”，打通全市食堂纵向、横向联网通道，实现一卡通用、一卡支付。

我们有理由相信，通过多元化的治理手段，基层公务接待必能做到有礼有节，从而有效缓解基层干部的“接待焦虑”，实现落实公务接待规定与提升公务接待效果的“双赢”。

社冷

“上海 city 不 city？”“好 city 啊！”这种洗脑的口语在大家的演绎下，迅速成为形容城市化、洋气、好逛的代名词。对社交活动缺乏兴趣和热情，但并非完全回避社交的性格特征。

另眼

滥竽充数

一名自称“辽宁理工大学教授魏新河”的人士，近年来频频参加多地高校学术会议，疑似身份造假。实际上，我国并没有“辽宁理工大学”这样一所学校，与其名字相近的辽宁理工学院和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也没有名叫“魏新河”或类似名字的教员人员。

虚构身份流窜于各个会议之中，这样的人就是“会虫儿”。奇怪的是，会上其他专家看不出有人滥竽充数？骗子利用身份捞取讲课费、咨询费、顾问费事小，败坏学术风气，损害高校学术声誉事大。希望这起事件的曝光，不光激发人们对骗子的一致声讨，也能推动学术圈深入反省、完善制度。

乌烟瘴气

“吸一口飘飘欲仙，安全上头无隐患……”类似的电子烟宣传口号近来在社交平台广泛传播，辅之以吞云吐雾的画面，不少年轻人由此“入坑”无法自拔。事实上，不少“上头电子烟”成分是兽用麻醉剂甚至是合成大麻素，本质上是一种新型毒品。

与传统毒品相比，新型毒品易于制造、方便获取、价格低廉。“上头电子烟”往往披着“烟”的外衣，做着“毒”的勾当，其危害程度相对于传统毒品有过之而不及。面对新型毒品的变种扩散，禁毒工作复杂严峻，莫让“上头电子烟”等冲昏头脑，必须有迎难而上的勇气，牢牢织密中国禁毒工作的天网。

李代桃僵

据报道，在重庆等地，一些商家将低价福寿螺“伪装”成高价田螺肉，销往餐饮店和预制菜工厂。福寿螺臭名昭著，疾控部门多次指出福寿螺的危害性，它是人畜共患寄生虫病的中间宿主，携带的寄生虫数量可达上千条。

食品安全是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大事，在尚未明确到底能不能吃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吃等问题前，监管部门和消费者都要谨慎一些，监管部门守住一道道关，消费者管住自己的嘴。比如要加大对食品检测报告的管理强度，提高技术检测水平，不让福寿螺以“螺”的幌子爬上餐桌；对那些非法企业要持续打击，绝不任其挂田螺的幌子卖福寿螺。

点评

运费险

近日，某女装品牌创始人表示，自己被电商平台“强制”要求赠送运费险；与此同时，出现了“职业退险人”为赚取运费险赔付与实际快递费用之间的差价涉嫌骗保的行为。

要解决此类问题，除了电商平台加强打击力度，保险公司也可以改变赔付方式，比如通过由保险公司统一采购第三方服务、电商平台采取“退换货运费买家垫付，到货后商家补偿”等方式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

异宠消费

近日，宠物界的“新宠”——“相守蟹”销量飙升。记者发现，不少俗称“异宠”的非典型宠物受到年轻人的青睐。他们在社交平台上晒谐音“摸一会儿鱼”的鲜活婚纱鱼，为草龟取名“泼天富龟”……

饲养“异宠”满足了年轻人的好奇心理，带来了一定的情绪价值。但饲养“异宠”也暴露出不少问题，比如，一些“异宠”可能携带病毒和寄生虫，有的带来物种入侵、破坏当地生态系统等风险。饲养“异宠”可以有，但要有度。

图说

热搜可定制？



时下，微博热搜词条是很多人获取信息、新闻的重要窗口，然而这些“热搜”或许并不是真正的热点，而是“网络水军”精心策划的。前不久，河南新乡警方摧毁一个特大“网络水军”犯罪团伙，他们使用专门的控制软件，一个人就可以操作数百个账号，将客户指定的内容炒上热搜。

(本版稿件综合《北京晚报》《南方日报》《南京日报》等)

上海路名“含龙量”极高

龙阳路、龙东大道、唐龙路、龙新路、龙居路、龙丰路……浦东新区文史学会会长陆晨虹一口气报出了许多带“龙”字的浦东马路。

其实，不仅浦东新区，在上海的很多区都有“龙路”，比如黄浦区跨龙路、虹口区的九龙路、长宁区安龙路、松江区盛龙路、青浦区的龙星路、金山区的一龙路，以及从徐汇区通向闵行区的龙吴路。可以说没有哪一个区找不出含有“龙”字的马路或住宅小区。

那么，上海的“龙路”有着怎样的传说呢？如果你有心，在徐汇区还能找到一整段路名中都带“龙”的“健康路”，

路线约2公里，沿途会经过繁花似锦的植物园、巨龙盘踞的国际传媒港、艺术氛围浓郁的油罐艺术中心，一路抵达绿茵茵的滨江绿道。若仍有兴致继续前行，还能沿江打卡充满活力的徐汇滨江岸线。

“健康路”以上海植物园门前的龙吴路为起点。今年春节举办了“‘龙’重登场”年宵花展，共展出生肖植物80余种(含品种)及年宵花卉50余种(含品种)。带“龙”字的植物包括柬埔寨龙血树、龙船花、龙眼、龙虎、飞龙、大凤龙、龙城、龙鳞、龙柏、玉蝶龙游梅、龙爪枣、龙舌兰、中国龙牡丹、洒金龙柱桃、盘龙枣、黑龙沿阶草等等。

地名故事

在哈尔滨，杨靖宇将军是人人皆知的英雄。他的英名已经深深印在了哈尔滨人的心中，从不曾离去，始终“活”在这个城市里。这是我走进位于哈市道外区靖宇二十道街上的靖宇公园，站在高耸的杨靖宇将军雕像前时，深深感受到的。在人们的眼里，将军是一个令人敬仰的民族英雄，以他名字命名的靖宇公园，更是哈尔滨人把英雄铭刻在城市的永恒记忆……

杨靖宇原名马尚德，1905年2月出生于河南确山寸头可弱化发际线高的问题。寸头可弱化发量少、发际线高，剃个寸头，剪短头发，能显得发量多一些，同时也能弱化发际线高的问题。

飞机头便于打理、帅气有型，飞机头是一款两侧剃短、顶部偏长的发型，顶部头发稍微打薄再剪短，可在视觉上增加发量，平时打理也简单，洗头后吹干，用发蜡抓出飞机头造型，最后喷发胶定型即可。

背头成熟稳重、提气质，背头发型一般将两侧剃出渐变层次感，顶部头发整体往后梳，可以顺着发际线走向进行修饰，从而弱化发际线高的问题。

发型太长，头发稀疏，头发越长，越容易暴露头发稀疏的问题，干枯的发质使人显得不太健康；裸露出来的头皮，更加令人老态毕现。

刘海遮挡发际线不可取，如果发际线高，就用刘海把它挡住，这是很多人存在的认知误区。这种“掩耳盗铃”的做法并不能解决问题。还有一种装嫩的感觉，严重拉低气质。

发型贴头皮，老态毕现，发型贴头皮会显得发质油腻，很多中老年男人喜欢用它来彰显成熟稳重的气质，但对于头发稀疏、发际线高的人来说并不适合，整个人会显得油腻、老气。

(摘自《新晚报》6.23)

寻龙记⑥

美跑步圣地”，沿途绿化景观美不胜收，包括80多种乔木、70多种灌木和100余种草花。浦东为什么会有那么多“龙”呢？陆晨虹说，这要从原来的龙王庙说起，其位置就是现在浦东建路上的杜鹃路车站天桥东面，庙舍地基于1958年改建为花木中心小学的用房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从龙王庙旧址向东海方向筑了一条路，取名龙东公路。改革开放后，龙东公路进一步拓展成龙东大道，西段成为上海内环线的一部分，今天已经成为通往浦东机场的高架路，附近的支路也就跟着以“龙”为头，延伸出许多“龙路”。

(摘自《新民晚报》)

走进靖宇公园

县李家湾一个农民家庭，1925年6月受“五卅运动”的影响，从此走上革命道路。1932年中共哈尔滨市委成立，杨靖宇任市委第一任书记。1940年2月18日，在转战至吉林蒙江时，杨靖宇在身边的战士和警卫人员全部牺牲的情况下，只身一人，忍受着极度的饥饿、寒冷、疲劳，与敌人周旋5天5夜。2月23日，被敌人围困身中数枪英勇牺牲，时年35岁。杨靖宇牺牲后，敌人残忍地剖开了他的腹部，结果发现杨靖宇的胃里没有一粒粮食，全是草根树皮和棉絮。那场景，让凶残的敌人也不得不佩服。

哈尔滨人对杨靖宇将军充满了敬佩，把他视为从哈尔滨走出的英雄，也为他感到自豪。在哈尔滨，有以杨靖宇名字命名的街道和学校。靖宇公园最初的名字是“东四家子公园”，1985年，为纪念杨靖宇将军，更名为靖宇公园。园内最吸引我的还是杨靖宇雕像广场。广场的地面上用半米见方的大理石铺就，平整美观，宽敞大气。杨靖宇的雕像矗立在广场的里侧，底座上镌刻的“杨靖宇将军”几个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

(摘自《黑龙江日报》陈杰/文)

古代的税收

行过均田制、租庸调制和两税法。明代后期，实行了“一条鞭法”的新税法。它是以州县为单位，把所有的田赋、劳役以及多种杂捐，统统折合成银两，归并成一个总数，然后按本州县田亩分摊，向土地所有者征收。清初，继续沿用“一条鞭法”。后来又演化为将丁银并入田赋征收，丁银和田赋都按田亩征收。这种“地丁合一”是我国古代封建赋税制度的最后形式。

“征”是诸侯或大夫向自己控制的农民，根据其土地好坏征收一定数量的实物。“敛”是国家向农民随时任意征派杂税。公元前594年，鲁国实行了按土地亩数征税的“初税亩”。其后，各国陆续推广。唐朝先后实

需，称作军赋。后来，赋与税逐渐混合在一起，赋也不再是原有的含义，范围扩大了。汉代对成年人和未成年人所征的人头税就分别称作“算赋”“口赋”。明代中后期，赋税主要指田赋。除了赋税外，地方官吏还要把当地的土特产进献朝廷，俗称“进贡”。早在周朝就有“任士作贡”之说。贡品范围很广，价值大小不等，完全取决于帝王的需要和喜好。纳贡区域遍及全国内地、边疆甚至被征服的外域国家。(摘自《山西日报》6.12)

“赋”是税收制度的另一种形式。最初，“赋”是国家在战争时期征收的车马和军械。阎泽川/文